

THE  
LAST NAMSARA

·  
Ciccarelli

· 西卡尔利 / 著  
张涵 / 译

# 寻龙公主

最后的纳姆萨拉

1

有些故事永远也不能说出，  
因为它们太过危险！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

狮鹫文学  
GRIFIN NOVEL

# 寻龙公主 1

最后的纳姆萨拉  
THE LAST NAMSARA

「加」克莉丝汀·西卡尔利 著

Kristen Ciccarelli

张涵 译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寻龙公主. 1, 最后的纳姆萨拉 / (加) 克莉丝汀·西卡尔利著; 张涵译. —成都: 天地出版社, 2018.9  
ISBN 978-7-5455-3732-1

I. ①寻… II. ①克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 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34967号

The Last Namsara

Copyright © 2017 by Kristen Ciccarelli
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Bent Agency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

By Beijing Huaxia Winshare Books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: 21-2017-01

# 寻龙公主1: 最后的纳姆萨拉

XUN LONG GONGZHU 1: ZUIHOU DE NAMUSALA

---

出品人	杨政
著者	[加] 克莉丝汀·西卡尔利
译者	张涵
责任编辑	陈文龙
装帧设计	思想工社
责任印制	葛红梅

---

出版发行	天地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网 址	<a href="http://www.tiandiph.com">http://www.tiandiph.com</a> <a href="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">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</a>
电子邮箱	<a href="mailto:tiandicbs@vip.163.com">tiandicbs@vip.163.com</a>
经 销	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---

印 刷	天津文林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18年9月第1版
印 次	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	145mm×210mm 1/32
印 张	12.75
字 数	287千
定 价	39.00元
书 号	ISBN 978-7-5455-3732-1

---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市场部)

---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

**献给乔：**

我的伙伴，我的爱人，我梦中的英雄





阿莎用了一个故事把龙引了出来。

那是一个古老的故事，比她身后的群山更加古老，所以阿莎必须得从内心深处把它挖掘出来。

她讨厌这么干。本来就有规定，禁止讲这种故事，因为它们太危险了，甚至可能致命。但他们悄悄跟着这条龙穿过崎岖的低地，已经花了十天，狩猎奴们已经没有吃的了。她必须做出选择：是没抓到龙空手回城，还是违反父亲的禁令讲出古老的故事。

从前阿莎从未空手而归过，这次，她也没有这个打算。毕竟，她是伊斯卡利，而且工作总是要完成的。

所以她讲出了那个故事。

悄悄地。

此时她手下的猎人还以为她正在磨砺斧子呢。

龙出现了。它狡诈地从玫瑰金色的沙子中钻了出来。沙子从它的身上瀑布般滑下，水一般闪着光，露出了它山石一般的

灰色鳞片。

三匹马大小的身躯向阿莎压了过去。它甩动分叉的尾巴，细缝似的眼睛紧紧盯在引来它的女孩身上。那个用故事把它耍了的女孩就在面前。

阿莎吹了声口哨，让身后的狩猎奴们藏在盾牌后面，然后冲着弓箭手们一挥手。这条龙在冰冷的沙子下面藏了一晚上。现在太阳刚刚升起，它的体温还很低，飞不起来。

它被困住了。俗话说，困兽犹斗，何况龙呢？

阿莎左手紧握矩形长盾，右手伸到了挂在腰际的斧子上。坚硬的细茎针茅在她膝下簌簌作响。龙兜着圈子，等待她放松警惕。

这是它犯的第一个错误。阿莎从不放松警惕。

而第二个错误是它喷出了火焰。

龙祖给阿莎的右半边身子留下了一条深深的疤痕。从那以后，她就不怕火了。防火甲从头到脚把她捂了个严严实实，打造这身盔甲的每一块皮革都是从她猎到的龙身上剥下来的。鞣制的皮革紧紧贴着她的皮肤，头上是那顶她最喜欢的头盔，装着黑色的长角，做成龙头模样。这些装备能够保护她免受龙焰的伤害。

她举着盾牌，等待火焰消失。

不久，龙焰耗尽了，阿莎扔下了她的盾牌。接下来的一百次心跳时间里，酸液会渐渐充满龙的肺部，然后它能够再度喷火了。她需要在那之前杀死龙。

阿莎掏出斧子。弧形的钢刃反射着清晨的阳光。在她伤痕

累累的手指下，斧子的木柄磨得光光的，握在手上很舒服。

龙在嘶嘶啸叫着。

阿莎眯起了眼睛，到此为止了。

还没等那条龙做出反应，她就将斧子瞄准龙的心脏，投了出去。斧子嵌入了血肉，龙尖叫着，翻滚着，挣扎着，血喷在了沙地上。它咬牙切齿地瞪着阿莎。

有人从阿莎身边爬了起来，影响了她的注意力。她发现，堂妹萨菲尔正把戟柄插进沙子里，还盯着那条不断挣扎尖叫的龙。她的黑发刚及下巴，这让她高高的颧骨和下巴上的一块擦伤更明显了。

“我告诉你了，待在盾牌后面，”阿莎咆哮道，“你的头盔呢？”

“戴着头盔根本什么都看不见，我把它交给了狩猎奴了。”萨菲尔穿着鞣制皮革制成的狩猎装备，这身甲冑是阿莎赶制出来的。她的手上戴的是阿莎的防火手套。没有时间给她再做一副了。

浑身是血的龙拖着身子穿过沙地，想要攻击阿莎。它的鳞片发出刺耳的刮擦声，喘息也变得吃力了。

阿莎摸到了长戟。上次龙焰之后过了多长时间了？她已经忘记了。

“快回去，萨菲<sup>[1]</sup>，回盾后面。”

萨菲尔没有动。她盯着垂死的龙，仿佛被迷住了，似乎此

---

[1] 阿莎对萨菲尔的昵称。

时连心跳都变慢了。

咚，咚。

咚……咚……

刮擦声消失了。

龙回过头，怨恨地冲着伊斯卡利尖啸了起来。在心脏停止跳动之前，火焰喷出了它的喉咙。

阿莎冲到了堂妹前面。

“趴下！”

阿莎伸开了没戴手套的双手。火焰吞噬了她的手指、手掌，灼伤了她的皮肤。剧痛刺穿了她的身体，她咬紧牙关没让自己尖叫出来。

火焰消失了，龙倒在地上死了，阿莎转身找到跪在地上的萨菲尔，她安全地藏进沙子里，没被龙焰烧伤。

阿莎颤抖着长出了一口气。

萨菲尔盯着堂姐的手。“阿莎，你烧伤了。”

阿莎推起头盔，把手掌举到面前。烧焦的皮肤上起了水泡，剧痛炽热地灼烧着她。

她感到一阵惶恐。上一次被龙焰烧伤已经是八年前的事情了。

阿莎扫了一眼狩猎奴，所有人都放下了盾牌。他们没有盔甲，只有铁：铁箭头，铁长戟，铁矛，还有颈上的铁环。这些奴隶全盯着龙。他们从未见过伊斯卡利被烧伤。

很好，目击者越少越好。

“龙焰有毒，阿莎，你需要治疗。”



阿莎点点头。然而她并没有带治疗烧伤的药，要知道，以前她是不需要这种药的。

为了维持自己的形象，她转过身去。在她身后，萨菲尔轻声说道：“我还以为它们再也不会喷火了呢。”

阿莎僵住了。

要不是听到了故事，它们才不会喷火呢，她这样想着。

萨菲尔站起身来，拍掉了身上的沙子。她躲避着阿莎的目光：“现在，为什么它们又开始喷火了？”

阿莎突然希望自己刚才没有救堂妹。

如果没有救萨菲尔，那萨菲尔的身上就不止下巴上的擦伤了，情况会糟得多。

离出发还有两天的时候，阿莎发现萨菲尔被几名士兵堵在房间里。她不知道，没有钥匙，他们是怎么进去的。

阿莎一进来，他们就慌了，在伊斯卡利面前四散奔逃。但下一步怎么办呢？阿莎就要出发去狩猎了，会离开很多天，她的哥哥达克斯还在灌木地，与军队指挥官亚雷克一起与对方进行和平谈判。要是阿莎出去狩猎，就没有人照顾她这个斯克莱尔血统的堂妹了。于是她带着萨菲尔一起出发了。比起两手空空回到家里，回去之后发现萨菲尔又住进了病房里才更让人糟心。

阿莎的沉默丝毫没有阻止住堂妹开口。

“我记得以前，你黎明时分出发，晚餐前就能带回一条龙。最近这是怎么了？”

起满水疱的皮肤一阵阵灼痛，阿莎有些头昏眼花，但她努

力保持着清醒。

“也许那时候狩猎太容易了，”她冲着狩猎奴们吹了声口哨，让他们去肢解巨龙，“也许我更喜欢挑战。”

实际上，近些年来，龙的数量一直在减少，阿莎已经越来越难把龙头带给父亲了。正因为如此，她才悄悄讲出了那个故事，引来了那条龙。古老的故事会吸引龙，就像金银财宝会吸引人类一样。没有龙可以抗拒大声讲出的故事。

但故事并不仅仅能引来龙，还能使它们变得更强大。

也就是龙焰。

事实就是如此：哪里能听到古老的故事，哪里就会出现龙；哪里出现龙，哪里就有破坏、背叛和火焰。特别是火焰。阿莎对此非常了解。证据就在她的脸上。

萨菲尔叹了口气，放弃了。

“快治治你的烧伤吧。”她把戟立在沙地上，朝那具笨重的尸体走了过去，奴隶们也正在往那边进发。萨菲尔绕着尸体走了一圈，打量着。巨龙那土灰色的鳞片仿佛和群山融为一体，龙爪和体刺是无瑕的象牙白色，没有一点儿破损龟裂。

看到萨菲尔离开了，阿莎尝试着弯曲烧伤的手指。她咬了下唇忍受着那股剧烈的疼痛。这疼痛让周围的低地在她眼中都模糊成了脏乎乎红色沙地、淡黄色的草和灰色斑点一般的石头。她们目前正处于交界地带。这里并不完全像西边，是平坦的沙漠；也不完全像东边，是黑暗崎岖的山脉。

“真是太美了！”萨菲尔回头喊道。

阿莎拼命地注意着堂妹，而对方却也开始像其他东西一样

变得模糊不清了。她甩甩头，想让视野变得清晰，但并没起作用。摸到萨菲尔的长戟，她才站稳。

“你的父亲肯定很高兴。”堂妹的声音听起来又低又不清楚。

要是父亲知道了真相该怎么办？阿莎苦涩地思索着。

她想让周围的一切不再旋转，于是紧紧抱住长戟，把注意力集中在堂妹身上。

奴隶们手中的刀闪着光，萨菲尔从人群中间穿过。阿莎听到，她抓住了嵌入巨龙身体的斧子。她听到，萨菲尔用靴跟蹬住龙鳞，撑着身子。阿莎甚至听到，她把斧子拽了出来，血咕咚咚流在沙子上，又黏又稠。

但她看不见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

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模糊的白色。

“阿莎……阿莎你没事吧？”

阿莎把额头抵在了戟背上。她未被烧伤的那只手蜷曲得仿佛爪子，箍在戟柄上，她在与眩晕战斗。

我应该还有时间才对。

匆忙的脚步吻过沙子。

“阿莎，你怎么了？”

地面仿佛在下陷。阿莎感觉身子一歪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她就撞到了那位斯克莱尔血统的堂妹。根据律法，对方是不能触碰她的。

萨菲尔倒吸了一口冷气，退了几步，拉开了二人之间的距离。阿莎努力想要恢复平衡，但失败了，她瘫倒在了沙地上。

就算萨菲尔立刻把头转向狩猎奴那边，就算阿莎知道她是

在害怕奴隶们而不是她阿莎的想法，她依旧感觉到内心一阵刺痛。她一直都能感受到这种刺痛。

但是奴隶们已经在议论了。这种情况，她的堂妹比谁都清楚。正是那些搬弄是非的奴隶背叛了萨菲尔的父母。而现在，她们身边全都是奴隶。他们知道萨菲尔不能触碰阿莎，甚至不能与阿莎直接对视。因为她的血管中流着斯克莱尔人的血。

“阿莎……”

突然，所有的一切都恢复了正常。阿莎眨了眨眼。她正跪在沙地上，地平线在很远的地方，一团玫瑰金色的光球挂在绿松石般的天空中，面前还有一条龙，灰色的，已经死了。

萨菲尔蹲在她的面前。太近了。

“没事，”这句话的语气比阿莎想象的要尖利得多，“我很好。”

她站了起来，咬紧牙关忍着手上的灼痛。但这没有用，毒素扩散得实在是太快了。她脱水了。她只是需要一些水。

“你现在根本不应该待在这里，”在她身后，萨菲尔说道，声音里满是担忧，“还有七天你就要结婚了。你应该做好准备，不能逃避。”

阿莎脚步蹒跚。尽管手正在一阵阵灼痛，尽管太阳正在冉冉升起，她依旧感觉到一股寒意。

“我没有逃避。”她望着远方的那片绿色，反驳了回去。那边是大裂谷——阿莎的自由之地。

沉默笼罩了她们，接着又被奴隶们磨刀的声音打破了。萨菲尔慢慢地来到了她身后。

“我听说最近龙心很时尚呢，”阿莎可以听到她正小心地微笑着，“特别适合当结婚礼物。”

阿莎皱着鼻子思索着。她蹲在坚韧的龙皮制成的狩猎包旁边，在里面摸索着，拿出了水袋，萨菲尔站在那里看着她。

“七天之后就是红月朔日<sup>[1]</sup>了，阿莎。你想过要准备什么礼物了吗？”

阿莎起身想对堂妹大吼，但世界又开始旋转了。凭着坚强的意志，她没有倒下。

她当然考虑过。每当阿莎看到月亮那张恐怖的脸都变得比前一天更弯，她就会去想：想礼物，想婚礼，想她很快就要称作丈夫的那个年轻人。

丈夫，这个词像石头一样在她心中逐渐变硬，让一切都变得清晰了起来。

“你看，”萨菲尔微笑着望着山顶，“血淋淋的龙心？这是给一个没有心的无情男人最好的礼物。”

阿莎摇了摇头。但萨菲尔的笑容有一种感染力。“你怎么这么恶心啊？”

就在这时，萨菲尔头顶，一片玫瑰金色的沙子从远方，从城市的方向飘来。

一开始，阿莎觉得这是沙尘暴，她手忙脚乱地刚要下达命令，又想起这里是一处被岩石包围的低地，并不是空旷的沙

---

[1] 朔日，指每月农历初一，月球恰好运行到与太阳黄经相等的时刻，此时地面观测者看不到月面任何明亮的部分。

漠。阿莎眯着眼睛看向远处，两匹马正往他们这支狩猎队跑来。有一匹马上没有人，另一匹驮着一个藏在斗篷里的人，他那件斗篷蓬乱的羊毛上沾满了马踢起的红色沙子，脖子上金色的项圈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他是宫中的一个奴隶。

他越来越近了，阿莎忙把烧伤的手藏在了背后。

沙子落地，她看到老奴隶勒住了母马的缰绳。汗水浸透了他的灰发。在跃动的阳光下，他眯起了眼睛。

“伊斯卡利。”因为骑了很久的马，他有些气喘吁吁的。他紧紧盯着马散乱的鬃毛，乖乖避开阿莎的眼睛。“您的父亲想见您。”

阿莎用另一只手抓住了藏在身后的手腕：“现在正是时候。今晚我就能把龙头给他带回去了。”

奴隶摇摇头，他的目光仍然紧紧盯着他的马：“您得立刻回宫。”

阿莎皱起了眉头。龙王从未打断过她的狩猎。

她看了看那匹没人骑的母马。是夹竹桃，她的马。褐色的毛上闪着汗水，一片红色的沙子弄脏了额头上的白星。在主人的面前，夹竹桃紧张地摇了摇头。

“我可以帮你处理这边的事情。”萨菲尔说。阿莎转身面向她。萨菲尔不敢抬头看她的脸，不敢在王家奴隶的注视下抬头。“咱们家里见吧。”萨菲尔解开了那双借来的狩猎手套上的带子。“你没必要借手套给我的。”她扯下手套交了出去，“赶紧回去吧。”

阿莎忍住了手上的疼痛，拉上了手套，这样父亲的奴隶就

看不到她受的伤了。她转过身去背对着萨菲尔，接过了夹竹桃的缰绳，飞身坐上了马鞍。夹竹桃在她身下烦躁地嘶鸣着，阿莎的脚后跟一踢，它立刻冲了出去。

“我会把龙心给你留着的！”萨菲尔望着阿莎的背影，而阿莎则要策马返回城市，马蹄踢起了一片红色的沙子，“省得你事后后悔！”



起初……

长者很是孤独。所以他为自己造出了两名同伴。他用天空和活力造出了第一名同伴，把他命名为纳姆萨拉。纳姆萨拉是一位灵童。他欢笑的时候，星星在他的眼中闪烁。他跳舞的时候，战争都会中止。他唱歌的时候，疾病都会痊愈。他就仿佛是将世界连缀在一起的针线一样。

长者用鲜血和月光造出了第二名同伴。他把她命名为伊斯卡利。伊斯卡利是悲伤之子。纳姆萨拉为哪里带来欢乐和爱情，伊斯卡利就会为哪里带去毁灭和死亡。伊斯卡利经过的时候，人们都躲在家里。她说话的时候，人们会哭泣。她狩猎的时候，从来不会失手。

因此伊斯卡利感到万分痛苦，她来到了长者面前，要求重塑自己。她讨厌自己，希望自己能像纳姆萨拉那样。长者拒绝了，她问为什么，为什么她的兄弟会创造，而她只会毁灭。

长者答道：“世界需要平衡。”

愤怒的伊斯卡利离开了这位至高无上的神，出发去狩猎了。这



场狩猎持续了很多天。接着，几天变成了几周。随着愤怒的滋长，她的嗜血愈加严重。她无情地杀戮着，没有一丝怜悯，仇恨在她胸中逐渐膨胀。她讨厌那名被众人所爱的快乐的哥哥。她讨厌造就这一切的长者。

所以接下来的那次狩猎，伊斯卡利亲自为长者设下了陷阱。

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。

长者击败了伊斯卡利，在大地上留下了大裂谷山脉那又长又宽的疤痕。因为她想要取走他的性命，所以长者仿佛剥下绸衫那样轻易地剥夺了她不朽的生命，这样她才能为自己赎罪。他诅咒了她的名字，让她一个人在沙漠中、在狂风下、在沙暴里漫游，让她在燥热的阳光下枯萎，让她在冰冷的夜晚里冻僵。

酷热和严寒没有击倒她。

难以忍受的孤独做到了。

纳姆萨拉在沙漠中寻找伊斯卡利。日出日落，天色变换了七次，他在沙漠中找到她的尸体，她的皮肤被太阳灼伤，她的眼睛被乌鸦吞食。

在死去的妹妹面前，纳姆萨拉跪了下来。他失声痛哭。